

张晖著 张霖编

张晖  
晚清民国词学研究



南京大学出版社

张晖著 张霖编

张晖  
晚清民国词学研究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晖晚清民国词学研究 / 张晖著; 张霖编.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6

ISBN 978 - 7 - 305 - 12309 - 2

I. ①张… II. ①张… ②张… III. ①词学—诗词研究—  
中国—清后期～民国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44055 号



书 名 张晖晚清民国词学研究

著 者 张 晖

编 者 张 霖

责任编辑 石 昊 编辑热线 025 - 83594071

责任校对 马 燕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常州市武进第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73 千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12309 - 2

定 价 30.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 晚清民国词学的多元思考（代序一）

张宏生

在张晖的学术生涯中，对晚清民国词学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他的不少基本的治学思路，都体现在其中。

张晖对词学的关注始于高中时期，尽管那个时候，他不一定有专业的意识，但阅读的范围，已经开始进入研究的层面，而并非仅仅局限于作品的赏读。也许从那时起，他就对人文学科的这个领域有了探索的兴趣。中国的传统学术一向重视童子功，基础要打得早，打得牢，张晖后来的发展历程，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张晖大学三年级的学年论文选择做龙榆生研究，当时他的思路至少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思考龙榆生在现代词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二是撰写龙榆生年谱。后者经过修订，最终成为二十万字左右的一部专著，由学林出版社出版，这在中国当代学术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事。现在看来，他选择龙榆生进行研究，虽说是其个人兴趣的体现，却也具有一定的时代的意义。首先，他的研究努力淡化意识形态，而尽量做到以学术为本。龙榆生其人，由于特定的经历，历史上有一定的争议，即使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社会氛围更加宽松，但若有若无的，似乎还是有禁区存在。事实上，张晖的著作出版之后，我也从不同渠道听到一些杂音，有人对研究龙榆生还是不以为然。就张晖而言，可能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并没有已进入学术体制内的研究者的种种顾虑，因

此，他遵从自己内心的呼唤，从兴趣出发，主要就学术谈学术，反而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还要指出的是，张晖研究龙榆生，并未局限于就事论事，而是将其放在现代词学的大背景中考察，其中涉及龙榆生的师承、交游，他所参加的群体活动，以及当时的其他词学生态等，体现了现代词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张晖大学毕业后，被免试推荐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他的兴趣更加广泛，除了专业要求的课程外，还旁听了不少本系或外系的其他课程，尤其关注东南学术的传承，也就是从三（两）江师范学堂开始，经过东南大学、中央大学至南京大学这一谱系的学术特点。20世纪90年代后期，丁帆兄约我一起编一本《走近南大》，因而有一段时间，我对南京大学的校史下过一点功夫，对其历史盛衰有过一点思考。我当时的思考也和张晖交流过，而他居然就坐进图书馆，翻阅了不少资料，写出一篇文章交来，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南大中文系之所以呈现颓势，谈了一些特别的看法。那篇文章他后来似乎没有发表，不知现在是否还能找到。在这种背景中，他有志于传承东南学术，原是题中应有之义。他的硕士论文从民国词学而上溯至晚清，实际上是希望将晚清民国的学术综合看待，因为他认为这两者无法截然分开，即使中间出现了“五四”，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研究方法上，则仍然是从文献出发，从具体的创作和学术生态出发，进行“同情的理解”，其范围却也并不面面俱到，而是选择几个特定的对象，以问题意识贯穿其中，进行深入研究。他总共研究了三个问题：一是词籍校勘与晚清民初词学的关系，二是以况周颐为个案，分析他徘徊于校词与反对校词之间的复杂心态，三是从《宋词三百首》讨论朱祖谋的词学思想。前二者都是讨论词籍校勘与晚清词学发展的关系，或从词坛尊体的角度立论，或从个

体选择的方面入手。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讨论况周颐的心态，一方面说明校词确是晚清以来词学的基石和主导学风，另一方面也指出，况周颐对校词和理论探讨之间的关系，有所思考，能够不为校词所限，也体现了晚清词风的一种走向。至于对朱祖谋与《宋词三百首》的研究，则从文献学出发，将它与宋代和清代的重要词选的选目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独特性，并进一步从经典化的角度，论述其中独重吴文英的意义，以及何以删去苏轼著名的《念奴娇》(大江东去)。词籍校勘是晚清词学建构的重要内容之一，涉及的层面非常多，并非仅仅只是简单的“校勘”二字可以概括，张晖将这个问题置于一个很大的学术背景中，视野非常弘通，因而展现了鲜明的个人特色。至于况周颐和朱祖谋，都是晚清词坛上的重要人物，一直以来，也受到词学界的重视。张晖仍然能够别具手眼，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切入，阐发他们的词学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作为一篇硕士论文，张晖写出来的东西，篇幅并不大，实际上就是“三论”，但每一论都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一个问题。这非常符合南京大学的传统，即从具体问题出发，却又能上升到一个相当的高度，深入下去，因而在答辩时，就备受好评，不仅当时被评为中文系的优秀硕士论文，后来还被评为江苏省的优秀硕士论文。

张晖硕士毕业后，如其所愿，南赴香港，进入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攻读博士学位，主攻方向也发生了变化。但他对晚清以迄民国的词，仍然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先后又撰写了若干篇文章，其中《新时代与旧文学——以民初〈小说月报〉刊登的诗词为中心》和《尽吾心力不彷徨——汪伪时期词人龙榆生的文化政治活动》最有代表性。前者探讨民国初年《小说月报》中刊登的旧体诗词，所关心的重点其实是在新文化、新文学的大潮中，旧体诗词的位置，以及这些诗词以何种姿态出现在公共领域中，并与

传媒互动；还有，这些主要写于“现代”的作品，是否也属于“现代文学”。这些问题，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后者对其以前讨论得不够充分的龙榆生在汪伪时期的文化政治活动做了进一步思考，试图消减政治和感情因素的干扰，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指出龙榆生短期从事政治活动后，就全身心地投入文化教育工作，而且真的认为，文化可以脱离甚至超越政治，因而自信能够得到理解，不会获罪。这个看法不仅在对龙榆生的研究中别出新解，而且对汪伪时期文人心态的理解也能提供参考。三十年前，我在研究宋元之际作家的心灵活动时，曾经指出一批仕元之士的选择，各有其不同的原因。汪伪时期可能有其特殊性，但人的心态总是非常复杂的，尤其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各种因素，千差万别，倘若一概而论，眉目倒是清楚，但难免会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因此，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

以上对张晖研究晚清民国词学的经历作了简单回顾，希望可以从一个侧面，展示他在其短暂的学术生涯中所做出的成就。在我们的接触中，我一直觉得，他的视野比较开阔，思考问题比较多元化，因此，也想在此将这一点特别提出来。现在，晚清民国的词学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在这一过程中，张晖的研究应该有其特定的位置，而在今后的学术发展中，相信他的成就还会得到进一步的认识。

# 张晖和他的词学研究（代序二）

王兆鹏 沙先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杰出青年学者张晖先生不幸于 2013 年 3 月罹病去世，学界无不为之悲惋痛悼。张晖在短暂的人生中创造出了辉煌的学术成就，我们在这里仅谈谈他在词学研究上的贡献，以为纪念。

## 一、龙榆生研究与年谱之学

龙榆生是现代词学三大家之一，以毕生之力治词，成就斐然，学界对其虽有关注，但缺乏系统研究。20世纪 90 年代，当时还是本科生的张晖敏锐意识到这种缺失，留心整理龙榆生的词学资料，不仅广事搜集各种文献，而且分别与龙榆生的故旧门生联系，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材料，撰成《龙榆生先生年谱》，成为系统研究龙榆生的第一人。这部年谱见称于前辈学者，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之所以如此，有多层原因。一是谱主身份的复杂性。龙榆生不仅因词学传彊村衣钵，奠定现代词学之根基而著称，也因加入汪伪政权而为人诟病。他的进退关乎知识分子在历史漩涡中的复杂选择，是值得关注的政治文化话题。二是年谱作者的特殊性。张晖撰写这部年谱时尚是南京大学三年级的本科生，以至于吴小如先生不禁惊诧：“以这部《年谱》的功力而言，我看即此日其他名牌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未必能达到这个水平，甚至有些但务空谈、不求实学的所谓中年学者也写不出来。”三是《年谱》编撰的学术质量高。《年

谱》文献扎实，考辨结合，既如实地展示了龙榆生一生的学术风貌，又把谱主的词学活动置于现代学术新旧文化转型的背景中予以讨论，体现了张晖对民国学术与词学谱系的稔熟及宽广的学术视野。

关于词人年谱的编撰研究，老辈学者已多有开拓，但偏重于唐宋词人，近现代词家的学术、创作境况与前代有诸多差异，因而，年谱编撰思想与方法也应作出调整创新。《龙榆生先生年谱》即体现了张晖对近现代学人年谱编撰的新思考。一是冷静客观与了解之同情。近现代知识分子身处历史变革的旋涡，出处行藏难免会跌入历史、政治与伦理的泥淖。对此，张晖强调应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呈现历史的真相。他编撰《年谱》时，重在钩稽谱主的一生行迹，“列举事实，一般不妄加评论”，“希望能够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探讨和理解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在历史大翻覆之际的痛苦抉择，而不是一味地去加以苛责”，即体现了这样的历史态度与年谱学思想。二是注重年谱编撰的方法论与考订方向。譬如近现代学者的交游，对彼此学术思想的形成与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年谱》利用大量第一手文献，如书信、日记，考辨谱主与前辈学者之师承、和同辈学人的切磋、对晚辈学子的引导等，既注重现代学术史的宏观叙述，又措意历史细微处的挖掘，并以清晰自觉的问题意识融入历史文献的辨析。张晖后来在一篇书评中指出：“近代人物的交游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且有待于深入的研究，举凡政治人物、文人、学者之间的交往，往往能窥见许多历史的细微之处。但此交游考，一定要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交游考有所区别。古典文学研究中如‘杜甫与李白交游考’之类，学者要综合各类常见、稀见文献来考订有关史实，方可进一步给相关文学作品予准确的系年，展开后续的研究。而明清以降，文献日趋庞大，举凡重要文人、学者之间的交游，若要论述详尽，几乎都可以写成长篇论文甚或专著。是

故，明清以来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人物交游考，一定要有明确的方法论和考订方向，才能显示其意义。”可见张晖不仅有年谱编撰的实践，还有对年谱之学的透辟思考与方法论总结。《龙榆生先生年谱》允称近现代学人年谱的典范之作。

此外，张晖编有《龙榆生全集》、《忍寒庐学记》，撰有《龙榆生的词学成就及其特色》、《尽吾身力不彷徨——汪伪时期词人龙榆生的文化政治活动》、《新发现的陈寅恪给龙榆生的诗函》等文，为学界提供了系统翔实的文本资料，并且对龙榆生的词学渊源、成就、特色，对龙榆生在汪伪时期的文化政治活动都有精妙的分析。可以说，张晖是目前龙榆生研究成果最丰的学者。

## 二、晚清民国词学与词籍校勘

晚清民国是词学由传统而现代的重要转型期，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张晖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多有开拓，硕士论文《晚清词学考论》注重于清季民初词籍校勘、选本批评与词话著述的研究，后来发表论文三篇，每篇都有崭新的视角。《论晚清民初词籍校勘之兴起》在晚清民初多元背景中讨论词籍校勘兴起的原因，认为一方面基于词学内部的发展，由于推崇词体和改变词风的需要，晚清民初系统、大规模的词籍校勘已经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当时的国学保存运动以及清政府灭亡之后遗老寄情学术，也是词籍校勘得以兴盛发展的重要动因。值得注意的是，他指出晚清词籍校勘并不是单纯的文字校勘，其中还隐含着词学家们不懈的理论追求与情感寄托。相较于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多偏重于校勘方法的归纳与成绩的总结，此文的切入角度与学术理路显然不同。目前讨论晚清词学，大都认为况周颐擅长词论而不屑于校词。《况周颐“校词绝

少”发微》一文考察况氏的学术经历，发现他虽然有反对校词的言论，但却与校词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方面，况氏反对校词是因为他在词学上已经突破校词，达到更高的理论层次；另一方面，况周颐虽然一向以词学理论闻名，但经过仔细考察，发现他非但没有脱离校词，甚至还亲身校词，而校词的经历又给他的词学生命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此基础上，张晖特别指出晚清以来词学的基石与主导学风应该是词籍校勘，况周颐成长于这种学术氛围，其学术活动必然与之有密切关联。

与况周颐相反，朱祖谋长于校勘而鲜少论词，这也造成了学界对其词学思想的忽视。《从〈宋词三百首〉看朱祖谋的词学思想》在考辨《宋词三百首》成书经过及其修订的基础上，探究朱祖谋如何敲定选目以及反复推敲选目时又在考虑哪些因素与问题，藉此讨论朱祖谋隐含其中的词学思想。此文对《宋词三百首》之于梦窗词经典化的意义、罢黜东坡《念奴娇》(大江东去)的问题，也有精辟的论析，胜意迭出。张晖对晚清民初词学与词籍校勘的研究，注重于问题意识与文献考辨的融通，深受程千帆先生所倡导的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的南大学风的熏染。

### 三、新时代与旧文学

张晖晚清民国词学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是探讨旧体文学与新文学载体的复杂关联，多维观照，视角独特，对学界拓展民国词学研究、遗民文化思想研究与新文学研究，皆具有启示性意义。《新时代与旧文学——以民初〈小说月报〉刊登的诗词为中心》以《小说月报》为个案考察诗词在杂志上的形态，以及旧体诗词作者如何藉诗词来表达他们对历史的悲观和自身政治、文化的双重遗民立场。张晖提出一些饶有意味的学术话题，显示了其思考的深邃：“在杂志中阅读晚清民初的诗词作品，还可以

帮助我们弄清楚旧体诗词在当时的走向。以杂志为中心展开讨论，可藉此弄清楚一向被视为保守的旧体诗词，究竟以何种姿态出现在公共领域，又如何与传媒保持互动？更进一步的问题是，面对现代性的历史潮流，传统的诗文词如何写作？它们又是如何面对和适应新世界？写作旧诗词的人究竟在关心什么？了解这些，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新文学（如新诗）和晚清旧文学（如宋诗派）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此文后收入吴盛青等编的《抒情传统与维新时代》一书，亦见学界对它的重视及其学术回响。《世变中的一代词宗——论报刊所载之彊村诗词》（《武汉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是张晖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词学论文，该文“从报刊所载的彊村诗词入手，讨论一代词宗如何借助报刊这一公共文化空间在特定的时间里微妙地表达和坚持其遗民立场，对抗现实政治”，进而指出：与小范围的文人雅集不同，报刊是面对公众的更为广阔和开放的空间，而发表在报刊之上的遗民旧体诗词，则对研究遗民细微复杂的情感与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可拓展对遗民文化空间的理解与认识。

总之，张晖的词学研究注重透过学术史、文学史的纷杂现象，揭示其发生的多元文化动因，探究文人知识分子及各种学术观念何以如此与如何达成，将学术研究与近现代文人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复杂心迹紧密关联。体现了既注重文献考辨，又强调问题意识；既注重学术传承，又强调别开新径，扎实厚重而又轻灵新颖的整体风貌。这与他对新旧学术、中西文化别具慧心，又融汇海峡两岸暨香港学术之所长有必然的关联，也是他孜孜以求，不断超越传统与自我的必然结果。他的这些研究所达到的深度，将在词学研究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 目 录

- 代序一：晚清民国词学的多元思考（张宏生） / 1  
代序二：张晖和他的词学研究（王兆鹏 沙先一） / 5

## 一、文献的追求

- 论清季民初词籍校勘之兴起 / 3  
况周颐“校词绝少”发微 / 25  
《蕙风词话》考 / 41

## 二、理论的探讨

- 从《宋词三百首》看朱祖谋的词学思想 / 51  
论龙榆生的词学成就及其特色（张宏生 张晖） / 95  
记著名女词人张珍怀先生的词学研究 / 109  
张东荪论词手札 / 115

## 三、世变中的词与词人

- 新时代与旧文学——以民初《小说月报》刊登的诗词为中心 / 125  
世变中的一代词宗——论报刊所载之疆村诗词 / 146

- 尽吾身力不彷徨——汪伪时期词人龙榆生的文化政治活动 / 163  
赵叔雍其人及其他 / 186

#### 四、词学研究评论

- 评龙榆生《研究词学之商榷》 / 191  
民国词研究的新收获 / 197  
陈匪石的词艺 / 201  
广东词学的谱系 / 206  
跋陈璧君钞本《双照楼诗词稿》 / 211  
日本词学研究的典范——评村上哲见的唐宋词研究 / 216  
既“文本”又“社会”的词学研究——评沙先一著《清代吴中词派研究》 / 220

#### 附录

- 朱彊村先生年谱 / 227  
学人日记中的龙榆生（张晖辑录） / 282

#### 编后记

一/  
文献的追求



## 论清季民初词籍校勘之兴起

1932年，张尔田在《疆村遗书序》中指出，清代词学一共有四个盛期，每个盛期均会有一个杰出学者和一种新的研究方法作为代表，分别是万树《词律》与守律之学，戈载《词林正韵》与审音之学，张惠言《词选》与尊体之学，朱祖谋《疆村丛书》与校讎之学。<sup>[1]</sup>作为晚清词学的经历者，张尔田将晚清词学的成就概括为词籍校勘，这种言说得到一致认可。后来程千帆在给夏承焘的著作写序时加以申说：“自清季临桂王氏、归安朱氏昌明词学，昔贤校勘笺疏之术但以施诸经子史籍，少降亦仅及诗文而止者，乃始施之于词。”<sup>[2]</sup>同样认为晚清词学以校勘之学为代表。然而多年来学界对晚清词学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词论方面，如对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王国维《人间词话》、况周颐《蕙风词话》等著名词话的研究，几乎多至不可枚举。<sup>[3]</sup>相反，对于晚清词籍校勘

[1] 张尔田《疆村遗书序》，见《疆村丛书附遗书》第九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7120—7122页。

[2] 程千帆《唐宋词人年谱序》，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夏承焘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3] 其中尤以研讨《人间词话》者为最多，参张宏生《近百年清词研究的历史回顾》，《文学评论》2007年第1期，页160—165。